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一〇・史部・政書類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卷八百十三至卷九百二）〔清〕崑岡等修 劉啟端等纂……………一

2466/00

據清光緒石印本影印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二三

〔清〕

崑岡等修
劉啟端等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八百十三

刑部

刑律闕毆 毆祖父母父母

毆祖父母父母。凡子孫毆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殺者皆凌遲處死。其為從有服屬不同者。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傷者杖一百徒三年。俱不在收。其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不依法決罰。非理毆殺者杖一百。故殺者無違犯教令。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與親母有各加一等。致

令絕嗣者。毆殺。故殺。若嫡繼慈養母。非理毆子孫之婦。此婦字。乞及乞養異姓子孫。折傷以致令廢疾者杖八十。篤疾者加一等。乞養子孫及並令歸宗子孫之婦。為疾追還。嫁妝仍給養贍銀一十兩。乞養子孫。為疾。撥付合得財產。養贍。不在給財產一半之限。如無。至死者各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各杖一百。流二千。里。其子孫各減二等。不在歸宗追給。其子孫毆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祖父母父母因其有罪毆殺之。若違犯教令。

而依法決罰。邂逅致死及過失殺者各母論。

附律。一。繼母告子不孝。及伯叔父母兄姊伯叔祖同堂伯叔父母兄姊。奏告弟姪人等打罵者。俱行拘四鄰親族人等審勘。是實。依律問斷。若有誣枉。即與辯理。果有顯迹傷痕。輸情服罪者。不必行勘。雜案此條。原案。。一。凡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或十六以上。曾分有財產。配有室家。若於義父母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有犯毆罵侵盜恐嚇詐欺誣告等情。即同子孫取問如律。若義父母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毆殺

故殺者。並以毆故殺乞養異姓子孫論。若過房雖在十五以下。恩養未久。或在十六以上。不曾分有財產。配有室家。及於義父之期親並外祖父母有違犯者。並以雇工人論。義子之婦亦依前擬。處數如律科斷。其義子後因本宗絕嗣有故歸宗。而義父母與義父之祖父母父母無義絕之狀。原分家產。原配妻室。不曾拘留。遇有違犯。仍以雇工人論。若犯義絕及奪其財產妻室。與其餘親屬不分義絕與否。並同凡人論。義子。五。為疾。當令歸宗。及有故歸宗。而奪其財產妻室。亦義絕也。雜案此條。原案。原文本。

宗絕嗣下。有或應繼單位等項。七等。雍正三年。乾隆二十一年。又於義父之期。親下。增尊長字。
一。凡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或十六歲以上。曾分有財產。配有室家。若於義父母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有犯毆罵侵盜恐嚇詐欺誣告等情。即同子孫取問如律。若義父母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毆故殺傷義子者。並以毆故殺傷乞養異姓子孫論。若過房雖在十五以下。恩養未久。或在十六以上。不曾分有財產。配有室家。有違犯及殺傷者。並以雇工人論。義子之婦。亦依前擬歲數。照本例科斷。其義子後因本宗絕嗣有故歸宗。而義父母與義父之祖父母父母無義絕之狀。原分家產。原配妻室。不曾拘留。遇有違犯。仍以雇工人論。若犯義絕及奪其財產妻室。並同凡人論。義起。如毆義子至有故歸宗。而奪其財產妻室。亦義絕也。義父之期親尊長並外祖父母。如義子違犯及殺傷義子者。不論過房年歲。並以雇工人論。義絕者。以凡論。其餘親屬不分義絕與否。並同凡人論。謹案此條嘉慶六年修改。○一。凡父故之後。繼母將前母之子任意陵虐毆故殺者。事發之日。地方官務將情由審實。不必坐

其繼母以收贖之虛罪。即將繼母所生偏愛子議令抵償。擬絞監候。如私行陵逼。致前妻之子情急自盡者。將繼母之子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未生有子者。勒令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所遺財產。俱歸死者之兄弟及死者之子均分。若死者無兄弟亦無子嗣。查明死者應繼之人立嗣承受。至繼母之子問擬抵償。而前後止生二子。各無子嗣。一死一抵。必至絕其宗祀。應照弟毆兄死存留承祀例。將繼母所生之子枷號三月。責四十板。存留承祀。其死者應繼一子將所有家產三分之二令承受。繼母之子不得與爭。再繼母與前子不合。其族長鄰佑人等當豫為勸解。令其相安。如遇兇悍不可化解之繼母。即量其財產為之分析另居。免生事端。如繼母圖占家資不容分居者。許族長人等稟官剖斷。僕族長人等坐視不問。聽其繼母任意陵虐。致死前母之子者。事發之日。並將坐視之族長戶長各杖八十。如戶長族長有偏袒不公捏報之處。該地方官訊明。各杖一百。再前母之子亦有倚恃年長。挾制繼母。圖占家資。或因定有繼

母治罪之條。故意不孝其繼母者。亦令族長人等鳴官。按律治罪。謹案此條雍正七年定。乾隆五年奉准刪除。○一。

凡本宗為人後者之子孫。於本生親屬孝服止。

論所後宗支親屬服制。如於本生親屬有犯。俱

照所後服制定擬。其異姓義子與伊所生子孫。

為本生父母親屬孝服。亦俱不准降等。各項有

犯。仍照本宗服制科罪。謹案此條乾隆二年定。○一。凡繼

母毆故殺前妻之子。審係平日撫如己出。而其

子不孝。經官訊驗有據。即照父母毆故殺子孫

律。分別擬以杖徒。不必援照加等之律。如伊子

本無違犯教令。而繼母非理毆殺故殺者。除其

夫現有子嗣。仍依律加等定擬外。若現在並無

子嗣。即照律擬絞監候。於秋審時將情罪可惡

者。入情實冊內。請

旨定奪。謹案此條乾隆十四年奉旨議定。三十二年刪於秋審時以下數句。一。凡

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審係平日撫如己出。而

其子不孝。經官訊驗有據。即照父母毆故殺子

孫律。分別擬以杖徒。不必援照加等之律。如伊

子本無違犯教令。而繼母非理毆殺故殺者。除

其夫現有子嗣。仍依律加等定擬外。若現在並

無子嗣。即照律擬絞監候。聽伊夫另行婚娶。如該犯婦於秋

朝審案內蒙

恩免勾。仍行永遠監禁。遇

赦不准減等。謹案此條乾隆五十三一。凡嫡母毆故

殺庶生之子。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審係平日

撫如己出。而其子不孝。經官訊驗有據。即照父

母毆故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徒。不必援照嫡

繼母加親母一等之律。如伊子本無違犯教令。

而嫡母繼母非理毆殺故殺者。除其夫現有子

嗣。仍依律加等定擬外。若現在並無子嗣。俱照

律擬絞監候。聽伊夫另行婚娶。係毆殺者。嫡母

繼母俱擬緩決。如係故殺者。嫡母入於緩決。繼

母入於情實。至嫡母繼母為己子圖占財產官

職。故殺庶生及前妻之子者。俱擬絞監候。嫡母

入於緩決。繼母入於情實。應入緩決者。永遠監

禁。應入情實者。如蒙

恩免勾。仍行永遠監禁。遇

赦俱不准減等。謹案此條嘉慶六年增定。○一。為人後者。如於本

生祖父母父母有犯。仍照毆祖父母父母律定

罪。其伯叔兄弟以下。均依律服圖降一等科罪。
尊長殺傷卑幼同。謹案此條乾隆二十四年定。三十二年於為人後下。增及女之出。嫁五字。○一。繼母因姦將前妻子女致死滅口。
如姦夫起意。本婦為從。而其夫尚有子嗣者。仍
照謀殺卑幼為從律科斷。如審係姦婦起意。本
夫已故者。不論有無子嗣。亦照毆故殺前妻之
子致令絕嗣例擬絞監候。謹案此條乾隆二十六年定。一。繼
母因姦起意將前妻子女致死滅口者。不論現
在有無子嗣。將姦婦擬絞監候。如姦夫起意。本
婦為從。而其夫已故。止此一子。致令絕嗣者。亦
擬絞監候。若其夫尚有子嗣者。將本婦發往伊
犂給兵丁為奴。謹案此條乾隆四十二年改定。一。親母因姦謀
死子女滅口者。不論是否造意。發往伊犂給予
兵丁為奴。姦夫仍照律分別治罪。謹案此條乾隆三十七年定。一。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
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入於
緩決。永遠監禁。若係嫡母。擬絞監候。繼母嗣母。
擬斬監候。查明其夫止此一子。致令絕嗣者。俱
入於秋審情實。若未致絕嗣者。入於緩決。永遠
監禁。至姑因姦將媳致死滅口者。如係親姑。嫡

姑。擬絞監候。若係繼姑。擬斬監候。均入於緩決。
永遠監禁。姦夫仍分別造意加功。照律治罪。謹案乾隆六年。將前例修改。併為一條。十六年。於首句。因姦二字。刪起意二字。下加無論是否起意。如通姦。入至姑因姦三十八字。○一。子孫過失
殺祖父母父母者。擬絞立決。謹案此條乾隆二十八年定。
一。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及子孫之婦
過失殺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俱擬絞立決。謹案此條乾隆二十四年增定。○一。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之案。
定案時。仍照本例問擬絞決。法司覈其情節。凡
彈射禽獸。投擲輒瓦。除耳目所可及者。毋庸夾
籤聲明外。如投擲隔於牆壁。彈射障於林木。以
及駕船乘馬。升高舉重。實係力不能施。勢難自
主。與耳目不及思慮不到之律註相符者。准將
可原情節。照服制情輕之例。夾籤聲明。恭候
欽定。如蒙
聖恩。准其減等。再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至妻妾過
失殺夫。奴婢過失殺家長。亦照此例辦理。謹案嘉慶五年。改定。一。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之案。定案
時。仍照本例問擬絞決。法司覈其情節。實係耳
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與律註相符者。准將可

原情節照服制情輕之例。夾籤聲明。恭候

欽定。改為擬絞監候。至妻妾過失殺夫。奴婢過失殺

家長。亦照此例辦理。謹案此條嘉慶十一年改

殺過失殺。○一。凡子孫毆祖父母父母案件審

無別情。無論傷之輕重。即行奏請斬決。如其祖

父母父母因傷身死。將該犯剝屍示眾。謹案此

隆四十八年遵。○一。子孫誤傷祖父母父母致

死。律應凌遲處死者。仍照本律定擬。援引白鵬

鶴案內欽奉

諭旨。及隴阿候案內欽奉

諭旨。恭候

欽定。其誤傷祖父母父母律應斬決者。仍照本律定

擬。援引樊魁案內欽奉

諭旨。恭候

欽定。至誤殺誤傷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亦照此例辦

理。謹案此條道光二年定。○一。子婦毆斃翁姑之案。如犯

夫有匿報賄和情事。擬絞立決。其僅止不能管

教其妻實無別情者。將犯夫於犯婦凌遲處所

先重責四十板。看視伊妻受刑後。於犯事地方

枷號一月。滿日仍重責四十板發落。謹案此條

嘉慶十五年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八二三

年遵

旨定例。○一。子婦拒姦毆傷伊翁之案。審明

實係猝遭強暴。情急勢危。倉猝捍拒。或伊翁到

官供認不諱。或親串鄰佑指出。素日淫惡實迹。

或同室之人確有見聞證據。毫無疑義者。仍依

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刑部覈覆時。恭錄邢傑

案內

諭旨。將應否免罪釋放之處。奏請

定奪。倘係有心干犯。事後裝點捏飾。並無確切證據

或設計誘陷伊翁。因而致傷者。仍照本律定擬。

不得濫引此例。謹案此條嘉慶十七年遵。○一。子婦拒

姦毆斃伊翁之案。如果實係猝遭強暴。情急勢

危。倉猝捍拒。確有證據。毫無疑義者。仍照毆夫

之父母本律定擬。刑部覈覆時。援引林謝氏成

案。將可否改為斬監候之處。奏請

定奪。若係有心干犯。事後裝點捏飾。並無確切證據

或設計誘陷伊翁。因而致死。及事後毆斃。並非

倉猝捍拒致死者。仍照本律定擬。不得濫引此

例。謹案此條道光九年定。○一。子婦拒姦毆傷伊翁之案。審明

實係猝遭強暴。情急勢危。倉猝捍拒。或伊翁到

官供認不諱。或親串鄰佑指出。素日淫惡實迹。

或同室之人確有見聞證據。毫無疑義者。仍依

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刑部覈覆時。恭錄邢傑

由可矜者。仍援例兩請等語。當年降旨時。原有再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故意令伊子將人毆死者。豈可減等。此風斷不可長。著將朕旨全鈔通行各督撫等語。此數語應當全載本中。方與朕用法務期平允之意相符。今此本未將此旨全載。甚屬疏漏。又雍正五年曾降諭旨。李紱審擬楊四毆死馬順一案。公然以楊四護父。強引鄭雄護母之例。欲將楊四之罪寬宥。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大臣惟當敘明情由。以待朕之酌量。若似李紱之枉法市恩。則是朕之法外施仁。偶然原情寬宥之處。臣工皆強為比照題請。以濟其

市恩行惠卑鄙之私。而用法不得其平矣。此旨亦因護父護母而發。皆朕慎重刑罰。惟恐寬嚴失中之苦心。凡遇此等案件。該部及該督撫等。應將前後旨意一併載入。則情理方為周備。不至偏輕。此本著添寫具奏。並通行各省督撫。嗣後一體遵行。○七年

諭。李大保因繼母李氏平日相待甚薄。適因爭奪酒壺。將李氏帶仆於地。李氏聲言送官究治。李大保忿懼交加。執欲自盡。於是先將一妻兩子用刀抹死。其殺妻之罪。雖無可追。而其起釁之處。則尚有因。常見繼母之於前母之子。其相待之刻。有在尋常情理之外

者。夫子之於繼母。其奉養承順。服制禮節。一切與本生之母無異。此倫常之道也。則為繼母者。亦當視如親生。顧復撫養。乃為交盡其道。乃有一等婦人。悍惡性成。不明大義。常存分別之心。偏愛其所生之子。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己未有子者。又或懷嫉妒之念。而憎惡前母之子。或顯加之以陵虐。或陰中之以計謀。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且至於絕其夫之宗祀。而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絕。並視其夫如仇讎矣。向以名分所在。故律無擬抵之條。事既出於情理之外。所當酌量立法。以防人倫之變。朕意若繼母於前母之

子。有陵逼謀害等情。至於身死者。將情由審訊確實。以其所生之子。議令抵償。若繼母未生子者。則令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如此庶使秉性兇悍。不顧大義之婦人。有所儆戒。消其殘忍之心。而保全其母子之恩誼。似屬有益。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乾隆十四年

諭。廣東南海縣民劉德滿。繼妻關氏。挖死前妻之子劉應周。致令伊夫絕嗣一案。著九卿大學士定議具奏。欽此。遵旨議定。子果不孝。原可告官治罪。繼母豈得重於嫡母。

反寬其擬絞之條。除毆殺故殺未致絕嗣者。仍止照律加等問擬外。如已致令絕嗣。誠如

聖諭。天理人情。毫無可恕。律以絞候。立法極平。既審明

現在別無子嗣。自不必復計及後此之續要生

育。於秋審時情罪可惡者。即入情實冊內。請

旨正法。實本天理以肅刑章。法未加重。而律愈詳明。

斯慘毒自息。而人倫益厚矣。○二十四年議准

律書有服親屬。皆以服制定罪。本宗依本宗之

服。出繼依所降之服。故名例首列服圖。於本宗

五服之外。特標出為人後者為本生親屬服制

皆降一等之文。而不復另載為人後者於本生

親屬有犯作何治罪科條。蓋以服定則罪定。母

庸復贅也。自律註於毆期親尊長條內。註云。兄

弟雖為人後。姊妹雖出嫁降服。其罪亦同。於毆

大功以下尊長條內。又註云。族兄出繼族姊出

嫁不作無服等語。此二條於期親。但言兄姊而

不及伯叔。於大功以下。又但言總麻兄姊而不

及大小功尊長總麻尊屬。措辭既不該備。律條

又無明文。引用遂多疑義。有謂不降兄姊而降

伯叔者。有謂不降總麻而降大小功者。有謂伯

叔較兄姊為尊。大小功較總麻為近。皆屬不應

降者。議論紛歧。問刑衙門。致鮮依據。今細考服

圖。詳參全律。法律之與服制。條理井然。為人後

者。於所後之伯叔兄姊。既各準本宗期功總麻

制服。如有干犯。按照服制議罪。不得減而從輕。

於本生伯叔兄姊。已各降一等制服。如有干犯。

自照所降之服論罪。不得加而從重。宗無二統。

法不兩科。義極明顯。且即以定罪之輕重而論。

毆期親尊長死者。斬決。降一等為大功。毆死者

亦斬決。其罪同。大功降為小功。毆小功尊長死

者。亦斬決。其罪同。惟小功降為總麻。則斬候。總

麻降為袒免。則絞候。謀故殺期親尊長者。降凌

遲為立斬。似乎微有不同。而其明正典刑。敦倫

飭紀之大義。未嘗不昭然並著也。他如服輕而

罪重者。祖父母服止期年。而與父母同。外祖父

母服止小功。而與期服伯叔同。則從輕從重。律

文各有明條。亦已詳載。是為人後者。於本生伯

叔父母姑及兄姊有犯。悉依所降服制論罪。準

之於禮。而禮無不合。按之於律。而律無不明。所

謂疑似參差。昧於引用。不特罪名有闕出入。且

開高下其手之漸者。並非律書之有疏漏。實皆此二條註語生其窒礙也。嗣後為人後者。如於本生祖父母父母有犯。仍照律毆祖父母父母條定罪。不與期親尊長同科。其伯叔兄弟以下。均依律以所降之服科罪。尊長之於卑幼亦如之。毋庸另議專條。律註二則。均行刪去。則律書之正義章昭。親親之等殺允協。一切疑似參差之見。可以盡除。引用畫一。官吏無能高下其手。倫紀敘而刑憲章矣。○二十八年

諭明德審擬洪洞縣民鄭凌放槍捕賊。致傷繼母身死

一案。擬以凌遲具題。三法司以本內所敘情形。事由捕賊放槍時。適伊母在房靠窗窺視。槍砂散開。誤傷殞命。黑夜之中。實屬思慮所不及。覈其情法。尚屬兩歧。駁令該撫另審妥擬等語。擬議尚未盡允協。夫所謂過失殺者。其在平人固無可議。即以一家尊長而論。亦止於伯叔兄弟。尚可量從末減。若子孫之於祖父母父母。即使實出無心。原情定擬。試問為子若孫者。尚何心偷生視息。覲顏自立於人世乎。春秋許世子止之義。深可味也。但究係犯時不知。準情酌理。自當免其凌遲。已屬寬典。即定以縲首。立置於法。庶為

平允。著刑部另將律文斟酌定議。奏准頒行。至此案鄭凌致死繼母陳氏。放槍雖由捕賊。然既係繼母。又同院居住。豈不知伊母臥房所在。輒向放槍致死。尤不當令其苟活人世。致乖倫理。著三法司覈擬具奏。○四十八年

諭昨刑部奏毆傷親母之張朝元一犯。按律問擬斬決一摺。已依議行矣。此等蔑倫逆犯。行同梟獍。該部於審明後。即應奏請正法。使悖逆倫理之人。知毆傷伊母。即決不待時。庶足以昭懲儆。乃刑部定擬摺內。稱飭令伊母養傷平復。再提該犯嚴加審訊等語。在刑

部之意。以為設或其母因傷身死。即當問擬凌遲。殊不知斬決凌遲。同為一死。該部拘泥律文。致令兇逆之徒。得藉顯戮而無知者。且以為未必即死。是不孝犯法者。無所敬畏。未始非此等遲回婦寺之仁之見。有以釀成也。嗣後遇有子毆父母案件。毋論傷之輕重。該部於審明後。即行奏請斬決。設或其母因傷身死。自應將該犯剝屍示眾。亦與凌遲等耳。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一體遵照。著為令。○五十三年

諭刑部覈題四川省孔張氏推跌前妻之子孔文元落河身死一案。將孔張氏照繼母毆殺前妻之子。其夫

現無子嗣律。擬絞監候。已依議行矣。謀殺幼孩之案。若在他入。即立置重辟。因有繼母名分。是以定例止擬絞監候。將來辦理秋審時。若將該犯子勾。則孔張氏係孔文元繼母。乃為其子抵償。於名分究有關係。然一經免勾。數年後。仍得照例減等收贖。與其夫完聚生子。安享家產。是使兇悍之婦。竟得遂其謀占之私。亦不足示懲儆而全幼穉。著交刑部查明。凡有此等繼母毆殺前妻幼子者。雖經免勾之後。仍永遠監禁。遇赦不赦。聽伊夫另行婚娶。所有孔張氏一案。即照此辦理。著為例。○嘉慶五年。巡視南城御史移送

崔三與伊父崔立成鋸解木板。因木身倒地。壓傷伊父身死一案。經刑部議稱。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按律原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嗣於乾隆二十八年鄭凌案內。欽奉

諭旨。改擬絞決。著為定例。頒行在案。嘉慶四年。刑部覈擬直隸民婦張周氏用信石拌飯毒鼠。致伊夫誤食身死一案。因其時奉有

諭旨。凡一切案件。毋庸律外加重。查張周氏之致死伊夫。究係出於無心。請將該氏改照本律滿流。並請將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妻與奴婢過失

殺家長均照舊律辦理。亦奏准通行在案。案過失殺人律註云。過失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如彈射禽獸。因事投擲輒瓦。不期而殺人。或因升高陟險。足有踉蹌累及同伴。或駕船駛風。乘馬驚走。馳車下坡。勢不能止。或共舉重物。力不能制。凡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人者。皆准闕殺罪。依律收贖等語。向來辦理過失殺人之案。俱以律註為斷。平人律得收贖。而子孫之於父祖。則律應滿流。固較平人為重。但倫紀攸關。自應將其過失情形。再為詳加區別。竊思彈射

禽獸投擲輒瓦二項。本係可以殺傷人之事。又出自其人之手。其勢究能自主。如在平人。尚可因不期而殺。原情寬貸。若因而戕及祖父母父母。即使出於無心。而為子若孫者。亦復何顏偷生。視息於人世。即如鄭凌之案。烏槍本係可以殺人之物。而放槍又出自該犯之手。欽遵

聖諭。免其凌遲而定以絞決。誠屬仁至義盡。至律註所云升高陟險。駕船駛風。乘馬馳車。勢不能止。共舉重物。力不能制之類。則由地勢風力車馬驚馳。重物難舉所致。均係猝不及防。人力難施。實

有不能自主之勢。最與彈射投擲之物在其手而致傷其親者。情節有間。此案崔三與伊父對面鋸解木板。木身搖動。兼因風勢吹猛。將支架小木滑脫。致大木倒壓伊父身上。受傷身死。在該犯與伊父鋸木之時。其意之所注。止在所鋸之大木。而不能顧及支撐之小木。猝然滑脫。最與律註耳目不及思慮不到之義。正相符合。惟刑部為執法之官。凡有關於名教之案。不能不抑情就法。至

恩出自

上。非臣下所敢擅專。若將崔三照上年奏准改歸原律。遽由問刑衙門擬以杖流。揆之名分。究有未妥。查向來服制攸關。例應立決。而情節較輕之案。俱係按律定罪。仍將其可原情節。夾籤聲明。恭候

欽定。此案亦應遵照辦理。因酌擬例條。奏蒙

俞允纂入例冊通行。○七年

諭。晉昌奏審擬邢傑強姦子婦。邢吳氏未成。被邢吳氏咬落脅皮。將邢吳氏照律擬斬。請旨定奪一摺。此案邢傑幾倫行強。翁媳之義已絕。邢吳氏係屬婦女。猝

遭強暴。情急咬落伊翁脅皮。其情節斷非裝點。與無故干犯尊長者迥別。邢吳氏應照律毋論。免其治罪。○十一年奏准。過失殺人。非意料所及。在平人律得收贖。至于孫之於父。祖雖殺出無心。究由防備不謹所致。是以定例改擬絞決。其情可矜。憫者。仍准夾籤聲明。惟是倫紀攸關。若因殺由過失。遽得聲請減流。不惟婦女照律收贖。竟得脫然無罪。即丁男問擬實發。亦屬寬縱。且與服制情輕之案。夾籤聲請。由立決改為監候者。辦理亦覺參差。應將例內聲請減流之處。改為擬

絞監候。其妻妾過失殺夫。奴婢過失殺家長。亦照此辦理。○十五年。江西巡撫奏張楊氏毆傷伊翁張昆子身死一案。奉

旨。此案張楊氏毆斃伊翁。兇逆蔑倫。該撫於審明後。恭請王命。將該犯婦凌遲處死。係屬按律辦理。至伊夫張青輝。經該撫訊無縱妻違忤情事。是日亦未在家。惟平日不能化導其妻。釀成其妻兇惡。實有應得之罪。亦應引例案酌擬。候朕覈定。今該撫摺內。率請將該犯枷號一月。滿日重責四十板。止係出自意見。並不引載例文。未免輕縱。著刑部詳查律例。定擬具奏。

如例無明文。並著通查成案。比照定擬。奏聞請旨。欽此。當經刑部查子媳毆斃翁姑之案。犯夫例無治罪專條。檢查嘉慶五年審奏高傳氏毆傷伊翁高大身死一案。將犯夫高奇山擬重責四十板奉

旨。高奇山一犯。雖於伊妻素日悍潑。頂撞伊父。屢經毆責。但該犯平日果能教導其妻。亦何至兇惡至此。且伊妻既經屢責不悛。亦早應休出。是該犯平日徇縱其妻。致釀此案。僅責四十板。尚不足示懲。高奇山著於高傳氏凌遲處所重責四十板。看視伊妻受刑後。

於犯事地方枷號一月。滿日仍重責四十板。以為縱妻不孝者戒。欽此。又八年。貴州巡撫題李周氏咬傷伊姑李熊氏。致令忿激自縊。犯夫李紹變出銀賄囑鄉約等匿報。將李紹變依故縱罪囚情重全科致死律擬絞監候一案。奉

旨。李紹變素知伊妻賦性强悍。不能管教。致伊母常被觸忤。已屬有虧子道。迨伊母被周氏咬傷手背。忿激自盡。該犯復希圖隱瞞。竟將母棺殮。並於鄰人傳明鄉約莫士漢等查知後。賄銀累累。求為寢息。其睚愛忘讎。尤為罪無可逭。李紹變著即行處絞。欽此。欽遵。

各在案。張青輝一犯。雖訊無縱妻違忤情事。惟平日不能化導其妻。致釀逆倫重案。則與高奇山情事相類。該犯既未於楊氏正法時先行重責。自應酌加重懲。將張青輝枷號兩月。滿日重責四十板。並聲請嗣後子媳毆斃翁姑之案。如犯夫有匿報賄和情事者。應照李紹變一案定擬。其僅止不能管教其妻。實無別情者。即照高奇山一案治罪。○十八年

諭。白鵬鶴因向伊嫂白葛氏借取銕油不給。出街嚷罵。葛氏趕出理論。白鵬鶴拾塊向擲。不期伊母白王氏出勸。以致誤傷殞命。與鬪毆誤殺者不同。將白鵬鶴改為斬立決。嗣後有案情似此者。即照此問擬。○二十一年

諭。此案樊魁因伊弟樊元竊取銅壺爭吵。經伊母王氏向樊元訓斥不服。該犯聽聞斥罵。樊元趕出嚷鬧。該犯順用菜刀嚇砍其母。用右手將刀奪去。因刀刃向左。自行劃傷左肘。據伊母供稱平日孝順。其傷由自劃。該犯並無忤逆情形。樊魁改為斬監候。○道光二年

諭。明山奏審擬誤傷祖母重犯一摺。此案龐阿候與余

茂勝口角爭毆誤傷祖母阿朝奶身死該撫因例無專條請依孫毆祖父母殺者律凌遲處死倫紀攸關固當加重定擬但誤傷究與毆殺者有間朕準情酌理隴阿候著改為斬立決嗣後遇有誤傷祖父母致死之案即照此間擬○又

諭嵩孚奏知縣因逆倫重犯患病絕食援案杖斃一摺廣東新甯縣民伍榮奕用石塊將伊母伍李氏毆傷斃命合浦縣民韓蕊青將伊母韓馮氏用柴斧連砍斃命此等逆倫重犯自應解省審訊明正典刑豈可使梟獍之徒倖逃顯戮該二縣知縣輒因該犯等病

餓危篤距省窺遠援案杖斃殊屬不合新甯縣知縣江涵瞰合浦縣知縣倪豐均著交部議處嗣後各省遇有逆倫之案該地方官務將要犯小心防範解省審鞫照例辦理不准率行由縣杖斃以彰憲典○十年刑部覈覆陝西巡撫鄂山奏民婦林謝氏被伊翁林帽亨強姦不從將其莖物割落因傷身死審將林謝氏依律凌遲處死聲明林帽亨亂倫強姦子媳割由情急與無故逞兇干犯者不同援案聲明奏請

定奪奉

旨林謝氏著改為斬監候餘依議○又議准嗣後子婦拒姦毆斃伊翁之案如果實係猝遭強暴情急勢危倉猝捍拒確有證據毫無疑義者仍照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覈覆時援引林謝氏成案將可否改為斬候之處奏請

定奪若係有心干犯事後裝點捏飾並無確切證據或設計誘陷伊翁因而致死及事後毆斃並非倉猝捍拒致死者仍照本律定擬不得濫引此例○光緒九年奏准查姑媳名分恭嚴如果其媳不遵教訓原可責處是以律內姑殺媳無論謀故均擬流收贖自乾隆四十八年直隸老王邢氏謀死伊媳小王邢氏一案欽奉

諭旨始定有實發之例然爾時止論謀殺其故殺者則仍照律擬流收贖伏思過門童養之媳或因父母已故或因家貧無力養贍送至夫家俟及歲後再行成婚情形本屬可憫為翁姑者自當憐其孤苦格外矜恤方不失為尊長之遠乃日久厭惡心生陵虐折挫無復人理甚至起意毒毆致斃迨犯案到官因姑媳名分已定不過虛擬罪名照律收贖有治罪之名無治罪之實以致